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五十八回 姜鴻泄機祁河寺 王勇憤怒鬥賊人

《莫惱歌》：莫要惱，莫要惱，煩惱之人容易老。世間萬事怎能全，可歎癡人愁不了。任富與王侯，年年處處埋荒草。放著快活不會享，何若自己尋煩惱。姜鴻正在洞內坐定，見王天寵進來，一伸手把他揪住，說：「好一個奸細呀！你是不要腦袋了！今天說了實話，饒你不死；如若不然，當時我把你碎屍萬段！」那人嚇得戰戰兢兢，說：「尊駕你是福建台灣聚泉山公道大寨主小白龍王天寵王義士麼？」王天寵說：「然也，正是某家。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姜鴻說：「我有一個綽號，人稱混海泥鰍。我在這裡看著這一股山道。我與赤發瘟神韓登祿是口盟的拜兄弟，每年給我四百兩白銀，叫我看守這一座山洞。由這一座山洞裡面可通祁河寺，裡面可無消息埋伏。我這是一派真情實話，並無半字虛言，求好漢爺饒我這一條性命吧！」王天寵說：「我先把你捆上，你先受點委屈。我打這裡進去，裡面沒有消息埋伏，回頭我絕不殺你。」姜鴻說：「你老人家自願前往，我不是虛言。」王天寵出去把顧煥章叫進來，說：「大哥，你在這裡看守著他，千萬別動。」王天寵拿著雁翎刀，一直順山洞往裡面走，約走三四里之遙，聽見裡面殺聲一片，自己登著台階上去，一看原來是五間大殿，閤扇關著，裡面燈光燦燦，外面是八路都會總吳恩、赤發瘟神韓登祿、白面太歲任鳳山，還有劉寨主、李寨主，俱已在座。朱天飛、侯化泰在石橋樑兩旁捆著。那一位浪裡飛行翻江太歲李英，也被他等拿住了。王天寵嚇的心中一愣，說：「這李英乃當世的英雄，怎麼也被他等拿住？」

書中交待，浪裡飛行李英浮著逆水進了這一座青鳳山，來到祁河寺的廟內，見朱天飛、侯化泰二人被擒，聽見那裡吩咐，要把他二人亂箭射死。李英躍上岸來，說：「好一千賊匪，今有浪裡飛行翻江太歲李大爺在此！」吳恩吩咐人：「給我拿他！」秦遠拉刀躍過去，擺刀就剝。李英往旁邊一閃，用刀相迎。二人走了七八個照面，李英刀法精通，秦遠往旁邊一跳，伸手掏出迷魂袋，照定李英面門一甩，說：「鼠輩躺下吧！」李英聞著一股清香，直入鼻孔，覺著頭迷眼昏，翻身栽倒就地。當時竟被賊人拿住，把他纏縛二臂，捆在樁柱之上，拿解藥把他解過來，說：「請祖師爺發落。」吳恩用手一指下面李英，說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山人與你並無冤仇，今天要歸降我山人，饒你一死！」李英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吳恩，你乃是國家的叛逆，眼下天兵壓境，不久你就被獲擒。你要知時達務，率眾至老將軍帳前請罪，尚還可以饒你不死。如若不然，你死無葬身之地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吳恩說：「鼠輩，你今被獲擒，你在山人跟前還敢搖唇舌！」吩咐：「來人！先把這廝給我開膛摘心！」手下人答應。秦遠他要動手，來至樁柱臨近，吩咐手下人：「拿過水盆來！」自己拿著一把牛耳尖刀，把李英衣服解開，拿涼水往頭頂之上一澆。秦遠方才把刀要紮，後面王天寵把閤扇一開，左手擎刀，右手托鏢，照定秦遠就是一鏢。秦遠躲閃不及，這一鏢正中琵琶骨上，秦遠「哎喲」一聲，翻身栽倒在地。王天寵躍過去，手起刀落，竟將秦遠結果了性命。吳恩一見王天寵來到這裡，又急又氣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王天寵，該死的小輩！」王天寵說：「今天就是你盡命之日！」吳恩吩咐：「眾位會總，給我把他拿住！」赤發瘟神韓登祿拉了一條鐵棍，跳至當中，照王天寵劈頭就打。王天寵不敢用刀相迎：「兵書有云：『逢強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擒。』我得變別招數贏他。」兩個人殺在一處。王天寵躡身跳躍，閃展騰挪，速小綿軟巧。韓登祿的棍分潑卦扒打，分三十六手左門棍、四十八手右門棍、莊稼陸棍。王天寵按門路躲閃，兩個人殺的難解難分。王天寵往圈外一跳，把手中鏢照定韓登祿哽嚥咽喉就是一下，韓登祿急忙一閃，這一鏢正中左肩頭之上。韓登祿嚷：「好厲害！」白面太歲任鳳山一擺手中橫刀，「待我來拿他！」一擺手中刀，照著王天寵就剝，王天寵用雁翎刀相迎。白面太歲任鳳山也是久經大敵的英雄，知道王天寵會打暗器，兩個人動手，任鳳山暗暗的留神。八路都會總吳代光一瞧，就是王天寵在此動手，並無別人幫助，吩咐鳴鑼齊隊。手下人鑼聲一響，把隊伍調來。賊人各執號燈器械，都預備齊了，把這一座祁河寺圍的水泄不通。吳恩吩咐：「先調弓箭手，把這兩個人先給我射死！」

手下人正要動手，只聽東山口號炮驚天。原來是穆將軍自朱天飛、顧煥章、王天寵、侯化泰走後，老將軍一想：「賊人白晝防守甚嚴，夜晚必然懈怠，你我調齊大軍前去，一鼓而進。」拔令箭，派胡忠孝、李慶龍帶五千飛虎雲梯攻打東山口；二隊發令箭，調韋佗保、韓三保、薩哩善、哈三保四個人，帶五千接應隊接應胡忠孝、李慶龍。發令箭，派參贊大巨汪平守糧台，副帥蔡將軍護老營；派鋼腸烈士歐陽善、鐵膽書生諸葛吉、玉面哪吒張玉峰，帶一萬奮勇隊，在青鳳山祁河寺巡防堵寨。穆將軍帶領王緒祖、王金龍、鄧龍、馬成龍、馬夢太、白少將軍、玉昆、神力將高杰，大小二百餘員戰將，三萬馬步軍，浩浩蕩蕩，殺奔祁河寺而來。前隊胡忠孝、李慶龍到了祁河寺的東山口，前敵飛虎雲梯軍立好了雲梯，一棒鑼聲，大眾爬上城牆。此時賊兵已然懈怠，並無大將管理，只有兩個小頭目，一名盧子厚，一名曹子高，此二人是酒色之徒，不理正事，兵無紀律，隊伍交雜。這胡忠孝、李慶龍二人帶大兵已到，竟把東山口的關口奪過來。後面接應隊是韋佗保、韓三保等四員大將，帶接應隊進了山口。金鼓齊鳴，殺聲一片。裡面賊營中一千諸戰將正在睡夢之中，忽聽喊聲大震，大家驚醒起來，知道東山口已被大清營所破，大眾棄甲拋槍，四散奔逃。穆將軍大隊隨後也趕到，直殺得高坡之上人頭亂滾，低窪之處血水成河。

吳恩在祁河寺正與王天寵動手，聽見外面山口已失，嚇的他顏色更變，連說：「不好」，一拉韓登祿，說：「你我趁此走吧！」韓登祿躍進大殿，從這股山路逃走。二人正要逃走，只見劉會總、李會總一拉兵刃，說：「吳恩別走！我二人奉元帥之命，在此正要拿你！」

書中交待，這二位會總，一位姓劉，叫劉洪太；一位姓李，叫李德太，乃是老節海回教正的兩個徒弟。劉洪太住家在天津，李德太住家在滄州。二人奉師傅之命，在雲南府相會。這二人來到祁河寺正北秋家莊，投奔的是洪太的表弟，名叫秋勝祖，此人以保鏢為業，也是一個清真回回。他在鏢行裡數年，因天下年荒歲亂，刀兵四起，歸隱在秋家莊，江湖綠林中人送外號，稱為粉麒麟銀槍將秋勝祖。那劉洪太、李德太來到秋勝祖的家中，正趕著秋勝祖這裡辦團練，二人在這裡充當教習。

過了有兩個多月，這日正操演隊伍，忽見赤發瘟神韓登祿帶著手下人等前來拜望秋勝祖，邀請他入伙。秋勝祖把韓登祿讓到堂去，由劉洪太、李德太相陪，到廳房落座，手下人獻上茶來。粉麒麟秋勝祖問道：「韓大哥今天是從哪裡來？」韓登祿說：「你我知己之交，我也不能隱瞞你。我是奉八路都會總賽諸葛吳代光之命，鎮守祁河寺。聽說賢弟武藝精通，我特意前來請你入伙，幫助天地會殺退大清國的人馬。如要得了江山社稷，你我都是開國的元勳，定鼎的大將。」秋勝祖說：「小弟有老母在堂，不能奉命，兄長再另請別人。」劉洪太、李德太在旁邊一聽韓登祿之言，心中一動，說：「我二人來到此處，原打算立一件奇功，不想有此好機會。我二人先到祁河寺臥底，等候大清的官兵到來，我兩個人裡應外合，那時將賊人拿住，呈進大清營，作為進見之禮。」劉洪太想罷，開言說：「韓會總，我弟兄兩個人要效犬馬之勞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韓登祿說：「甚好。我今至此，未領教二位教師尊姓大名？」劉洪太、李德太各通了名姓。韓登祿說：「既是你二位願意前往，吩咐外面備馬，你我就此起身。」劉洪太、李德太二人說：「且慢，我兩個吃素，到山寨多有不便。」秋勝祖說：「不要緊，我這裡派二十個廚子伺候你們就是了。」韓登祿說：「甚好。」就叫秋勝祖派了二十個人，一齊備馬，回歸祁河寺。到了廟內，就升劉洪太、李德太二人為操軍會總。這兩個人就在這山寨，與韓登祿、任鳳山甚是合好，焉想到他兩個人包藏禍心，暗探天地會的機密。

後來吳恩帶兵來到，兩個人打算行刺，見秦遠行坐不離吳恩，處處留心，未敢輕易下手。這兩個人竟盼官兵前來，好做內應。今日見吳恩大勢已去，韓登祿乃無謀的匹夫，任鳳山尚與王天寵動手，手下人報上來，穆將軍率帶諸戰將，將祁河寺圍住。那韓登祿與吳恩要進大殿，從這座山洞逃走。韓登祿乃是山中賊寇，在這裡坐地分贓，他花的銀錢修的這股地道，怕是日後犯事有人拿他，好從這裡逃走。派他拜弟姜鴻在山後預備一隻小船。這條道除去他與任鳳山知道，別人全不知曉。劉洪太、李德太二人在山裡這些日子，全不知道有這股地道通至大江。今日韓登祿同吳恩要從這裡走，又見方才王天寵是從這裡出來的，劉洪太、李德太知道是一股地道，兩個人拉刀，說：「韓登祿、吳恩，你兩個人休想逃走！我二人奉師命，特意在此等候拿你！」吳恩、韓登祿兩個人

並不答言，轉身往地道就走。劉洪太、李德太二人後面緊緊的跟隨。